



# 目 录

第一章	大禹的后代	1
第二章	鲁迅的童年与少年	8
第三章	家道中衰与南京求学	18
第四章	留学日本与科学救国	28
第五章	被冷落的“五四”先驱	42
第六章	从杭州到绍兴：教书与革命	53
第七章	从南京到北京：做官与沉沦	62
第八章	在坟头上呐喊	69
第九章	在荒原上彷徨	84
第十章	从厦门到广州：爱情与革命	107
第十一章	在血痕中幻灭	126
第十二章	定居上海与思想转向	139
第十三章	加入“左联”与反抗暴政	160
第十四章	精神知己与患难夫妻	190
第十五章	文化交流与中外沟通	200
第十六章	在枷锁中“跳舞”	216

第十七章 在论争中 “横站” .....	226
第十八章 被永远铭记的 “民族魂” .....	234
后记 .....	245

# 第一章

## 大禹的后代

有什么土壤就会生长出什么禾苗。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高级动物，能够极大地反作用于环境，不像禾苗那样依赖土壤，但是故土对人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重视。

鲁迅生长在一座山清水秀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

山清：绍兴的东南，在会稽山山麓，坐落着宏伟壮观又飘逸着几分



绍兴旧貌

仙气的大禹陵。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华大地洪水滔天，大禹受命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忧民救水到大越”，并且在此曾聚会商量治水之策。治水成功后，大禹“巡狩大越”并在此病故，葬于会稽山下。大禹成为鲁迅内心深处积淀的崇高形象，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监学时，就经常带领学生参观大禹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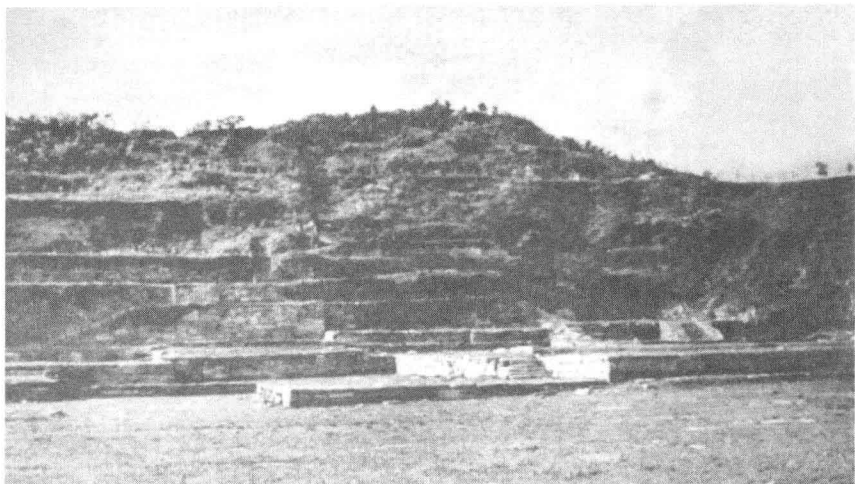


大禹陵

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而拯救苍生的大禹，对于鲁迅的救国使命感有着极大的感召：鲁迅很早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以我血荐轩辕”——学医是为了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弃医从文是为了救治国人的精神，主张个性的张大，也与尼采纯粹为了超人的现世有所不同，而是希望个性的张大能带来民族的富强，所谓“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尤其是鲁迅晚年，那种急

于兴利除害的战斗，令人想到的就是行色匆匆为天下奔忙的大禹。因此，五四时期疑古的顾颉刚考据说，禹是一条蜥蜴一类的虫子。鲁迅对此非常反感，不但在通信中表现了厌恶之情，而且在小说《铸剑》《理水》中也讽刺了顾颉刚——《理水》中那个用去三九廿七天以很小的蝌蚪文往树上刻写抹杀阿禹之考据的“鸟头先生”，就是讽刺顾颉刚的。也正是在《理水》中，鲁迅以小说的形式描绘出大禹这一中华民族的脊梁式人物。可见，说鲁迅是大禹的精神苗裔，并非牵强附会。

对鲁迅性格产生影响的还有越王勾践。鲁迅对于卧薪尝胆以雪耻辱的勾践，一直予以肯定。勾践的报仇志向是明确的，为此可以卧薪尝胆；鲁迅改造国民性以振兴中华的志向也是明确的，为此他在北洋政府



越王台

的教育部中忍辱负重，后来曾提倡“壕堑战”。总之，大禹与勾践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影响了鲁迅。他在《〈越铎〉出世辞》中认为，越人身上既有“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又有“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喜欢引用明末王思任所说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来弘扬这一传统。在传说中的厉鬼中，鲁迅非常喜欢具有复仇精神的女吊。这也构成了鲁迅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褒者以为鲁迅具有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贬者以为鲁迅睚眦必报，甚至临死还说“一个都不宽恕”。

水秀：绍兴是一座典型的水城，一出门，就可以划船，它比苏州更像东方的威尼斯，更遑论美丽的东湖像一条漂亮的飘带在绍兴的城东九曲回肠。尤其是绍兴西南的兰亭，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兰亭最早是越王勾践种兰花的地方，汉代又设有驿亭，故称兰亭。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邀集名士在此作诗 37 首，由王羲之作序，这就是为古今称道的书法精品《兰亭集序》。

如果说苍山铸就鲁迅的刚健性格，通过大禹和勾践的中介，可以接纳恶魔诗力和斯巴达之魂；那么秀水又给鲁迅以些许细腻，使他对国民



绍兴水乡

性的分析更加细致入微。

绍兴城内，散落着令人流连忘返的人文景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与唐琬在绍兴沈园的重逢，催生了一曲千古绝唱《钗头凤》，成就了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陆游在古代诗人中颇具英雄性格，被

梁启超称作“亘古男儿一放翁”，难道他对鲁迅的刚健性格就没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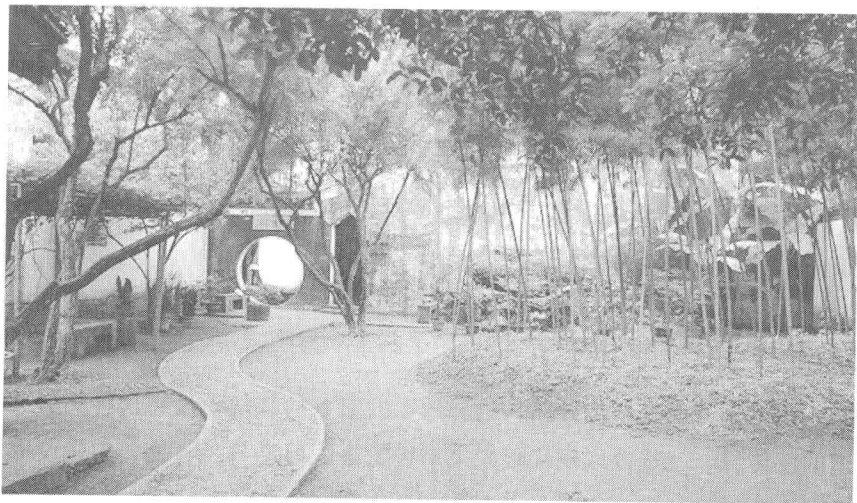


兰亭

青藤书屋的主人是明代的徐渭。他在书法、绘画、诗歌、散文等领域都显示了杰出的才华，但却长期过着



陆游与唐琬相遇的沈园



徐渭的“青藤书屋”



怀才不遇、运交华盖的生活，尤其在晚年更是坎坷，贫病交加，落魄凄凉。这也铸就了他那笑傲王侯、洒脱不羁、郁勃狂放的精神品格。事实上，徐文长对鲁迅的影响往往被人忽略了，鲁迅不买当官的账，经常感叹运交华盖，就没有徐文长的影响？徐渭喜欢李贺，鲁迅也喜欢李贺。记得青藤书屋贴着一副徐渭自嘲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而鲁迅不是把自己的一个杂文集叫做《南腔北调集》吗？的确，鲁迅与徐渭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但是鲁迅性格的一面，确实也可以看到徐渭的影子。



绍兴周恩来祖居

鲁迅一方面是“走异路、逃异地”的家乡的叛逆，没有这种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就难以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家乡，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又是绍兴文化传统的真正现代性的弘扬者。甚至在传统的“为往圣继绝学”上面，鲁迅的贡献也很大：他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追溯绍兴的先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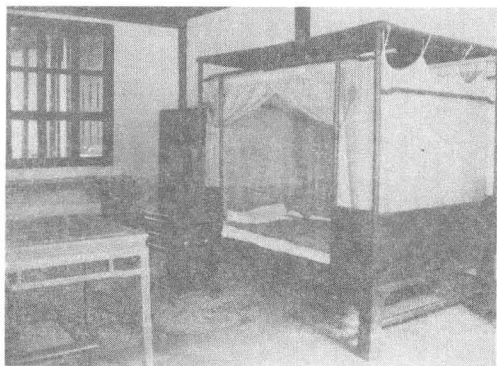
“海岳精液，善生俊异”——从绍兴走向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名人，就有蔡元培、陶成章、秋瑾、徐锡麟、鲁迅、周作人、周恩来、范文澜……就对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进程的影响而言，鲁迅与周恩来无疑是最著名的巨人，而且他们很有可能是同一宗族。

## 第二章

### 鲁迅的童年与少年



鲁迅故居



鲁迅的诞生处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新台门西首的一个房间里。他是幸福的，生于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但又不幸的，因为中国正在遭受列强的侵略——在他出生的40年前，英国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似乎任何一个列强在中国的海岸支起几门大炮，就能把清政府打败，于是割地赔款似乎就成了清政府连绵不断的噩梦。在他出生的20年前，英法联军一把火把雄伟壮观的圆明园烧掉了。而这种不幸又成就了鲁迅——设想一下，如果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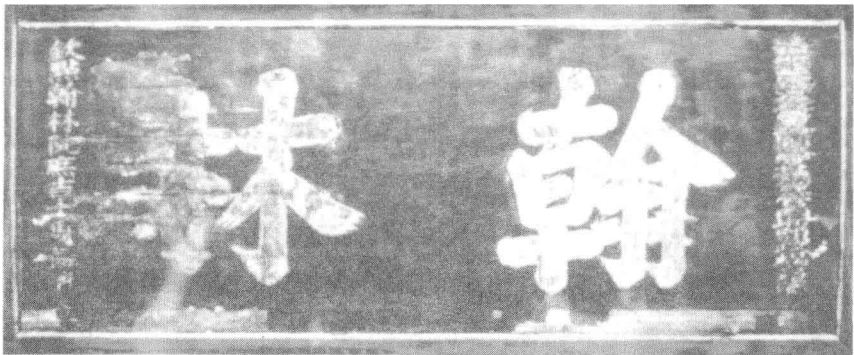
的清朝统治不受到外来列强的挑战，那么，鲁迅也就不会成为吐纳中西的文化伟人，即使他发奋有为，也只能像他祖父那样高中进士，最多也就成为一个传统的知名文人。



鲁迅故居中的德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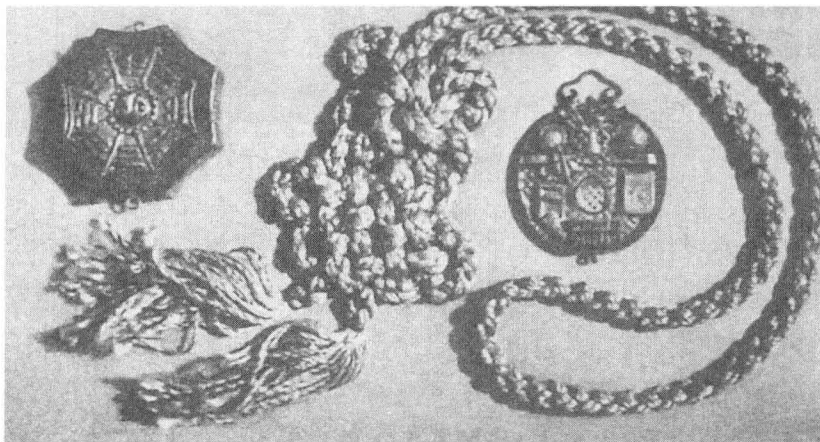
不过，外面的烦忧暂时与绍兴无关，与刚刚降生的小鲁迅无关。鲁迅后来说他是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其实是谦虚得过于夸张了，因为鲁迅的家族绝非一般的小康所能比。《阿Q正传》中那个举人老爷尚且好生了得，更何况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是翰林院的进士，曾当过江西金溪知县，后官至内阁中书。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是举人出身，官至户部主事。

鲁迅的非常识性思考是他的深刻所在，这可能也存在于家族基因中。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在儿子中了进士、报喜的人涌入门庭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说是“拆家者，拆家者”，就是败家子的意思，暗示着



鲁迅家悬挂的翰林匾

家族的衰落。这非常与众不同。这种独特的行为，表明鲁迅家族的血统中可能就有一种非常识、反常规的思维。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墓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可能都是它的反面，“发达了”，她却认为要败家了！



鲁迅童年时佩戴的避邪物“牛绳”“鬼见怕”

不过对鲁迅来说，他一出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仿佛幸运女神在向他发出召唤，他的前面是繁花似锦的无限前程……鲁迅是那一房的长子长孙，本就十分金贵。阴历八月初三生，和“灶司菩萨”一个生日，而且又是闰年生的“蓑衣包”，据说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但就怕不好养大。为了让鲁迅好养，家里给他戴上避邪消灾的各种饰物，譬如具有避邪功能的“牛绳”、“鬼见怕”的小铜镜，等等；甚至遵循低贱者不容易夭折的古训，让他在长庆寺拜了一个和尚做师傅。鲁迅晚年，还写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文章回忆他拜和尚为师的这段经历。

一方面是被格外宠爱，一方面则是作为长子长孙的责任感在幼小的心灵就已培植起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鲁迅的言行与后来鲁迅自述以及大量描述鲁迅童年的传记性文本，恐怕会有很大出入。因为鲁迅五四

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成为绅士阶级的叛逆，加上鲁迅自述中说他如何喜欢老鼠而不喜欢猫，如何反感二十四孝，如何喜欢花草虫鱼而不喜欢背书，如何向往自由而不喜欢约束，他在第一个师傅龙和尚身上看到的也是其违反佛规的世俗一面……于是一些传记文本就把鲁迅描绘成了这样一个人：一开始就对自己置身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的物质外化非常反感，他就好像道士笔下的老子，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长庆寺

事实绝非如此。据鲁迅的母亲鲁瑞后来回忆：鲁迅很小的时候，就很体面，聪明伶俐，被称为“胡羊尾巴”，经常受到长辈的夸赞。鲁迅5岁的时候，长辈们在一起打牌，其中一位长辈逗趣地问他：喜欢哪一个赢？小鲁迅说：“我喜欢大家都赢！”由此不但让大家都高兴，同时也夸他聪明懂事。从师从本家周玉田先生，到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鲁迅都是表现优良的好学生。

鲁迅6岁入私塾，师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学习历史读物《鉴略》。鲁迅在他的藏书里看到插图的《花镜》和《山海经》，极为喜爱。尽管后来鲁迅作为长子长孙参与家族会议时曾与周玉田先生有过冲突，但是他对这位启蒙老师一直是心存敬意的。10岁的时候，鲁迅师从另一位本家周子京读《孟子》。周子京性格乖张，有时文理不通，“对课”上经常闹笑话，不过鲁迅并不反驳或者逃课加以对抗，而是把老师的浅陋之处回家向父亲汇报。多次出现这种事情后，周伯宜便不让鲁迅去他那里上



鲁迅的母亲鲁瑞

学了。之后，鲁迅去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读书，因为已经读过《孟子》，便接着读《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再加上《大学》《中庸》《论语》，四书五经就读齐全了。鲁迅在“背诵”与“对课”上都表现得中规中矩，经常受到寿镜吾的表扬。“对课”是将来为试帖诗做准备的，据说老师出“独角兽”，鲁迅对“比目鱼”；老师出“陷兽入阱中”，鲁迅引《尚书》之典对“放牛归林野”，受到了寿镜吾的

大大夸赞。那时三味书屋的学童每天都要背书，月底要背一月所学的书，年底要背一年所学的书，据说鲁迅能够把一年所学的书从头到尾一次性地背诵出来。

据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等人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自视甚高，风度矜贵，从不违反学规。只有一次，他帮助妈妈料理家务致使上课迟到了，受到寿镜吾先生的责备，鲁迅就在自己的课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从此再没有迟到。如果没有这种严格的自律，如果小鲁迅真的是在百草园里整天玩耍，那么鲁迅后来所表现的那种深厚的国学根底，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当童年的时光在成年人脑海里再现的

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玩耍的确令人向往。尤其是鲁迅后来受到热爱自由的西学的洗礼，反抗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就在童年时代与蟋蟀、蚂蚱嬉戏的百草园中找到了根据，于是百草园就被鲁迅描绘得如此动人……事实上，鲁迅不但是完成老师要求的一般好学生，而且是如饥似渴向学的特好学生。据其弟周作人回忆，在三味书屋读书时，除了老师的要求之外，鲁迅还在“四书五经”之外多读了几部经书，尤其是《尔雅》。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后来的自述是追求自由的成年人对童年与少年经验的重构。



三味书屋



百草园

当然，鲁迅不是不玩，但据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他确实是玩得很少，如种花、糊盔甲——似乎三味书屋的学生都糊纸盔。鲁迅也不是没有课余爱好，他最大的课余爱好就是买画与描画。有一年，鲁迅与两个弟弟各出50文压岁钱，合买了一本《名物图考》，不知道是弟弟建人不喜欢还是不能随便取阅，就将这个“隐私”告诉了父亲，父亲就让拿书来，鲁迅很惶恐，因为买书是瞒着大人的。此后鲁迅就给弟弟建人取



一绰号“谗人”，不过那时弟弟根本就不懂“谗人”为何意，也就不了了之。鲁迅还喜欢描画，用荆川纸蒙在旧小说的绣像上，很细心地描画下来，同学们有的买图画，有的买了纸请他描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性格，在小鲁迅身上也有表现。小孩子多数都喜欢打架、恶作剧，但是鲁迅家教颇严，父亲不容许别人的家长或孩子来找，所以鲁迅从不敢欺负别人，即使受到别人欺负也不敢回家说，因为父亲会说，他为什么不来欺负我？这就使得鲁迅兄弟很少打架。据周作人回忆，虽然淘气和吵架不能尽免，但在他的印象里，大都不是为了私事，他能够记起来的好像有两次，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次是鲁迅兄弟和三味书屋的同学袭击矮癩胡。在新台门与老台门之间有一个旧家王姓，称“广思堂”，有一个矮癩胡塾师开馆教书，拿学生当偷儿看，痛打长跪是家常便饭，上厕所要领“撒尿签”，否则就要受罚。据说有一个孩子带着点心上学，被查出来后受到责罚，点心则被没收（塾师吃了）。这些信息传到严整而又宽和的三味书屋，同学们起了公愤，由鲁迅与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窗前去问罪。那边恰好放了学，师生都不在馆，兴师问罪者就把笔筒里的“撒尿签”全都折了，算是袭击过了。同一年，鲁迅与三味书屋的同学听说贺家的武秀才恐吓过路的小学生，就决议去教训他一下。有天傍晚放学之后，几个同学准备好了棍棒，鲁迅则带上了祖父在江西做知县时卫队挂过的腰刀，大家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分批来到贺家门口等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武秀才那天始终没有出来，这场架就没有打成。

除了刻苦学习使鲁迅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之外，鲁迅童年与少年的文化语境对于他后来的深刻影响，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鲁迅童年喜爱的绘画艺术，尤其是《花镜》《山海经》等书，一方面培养了鲁迅的美术兴趣，另一方面拓展了他的想象空间，使他对神话有一种格外的爱好，这对他后来从事小说创作不无裨益。后来鲁迅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兴趣，对古代的绘画尤其是汉画像颇有研究，成为新兴木刻的倡导者。对于音乐，鲁迅一直兴趣不大，在教育部工作的时